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人見錄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章義道欽禪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

金陵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道峯慧炬國師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寶塔寺紹巖禪師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

傳燈金三三
天台般若勸導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

清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勸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

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向
後自會去次問疏山曰百巾千重是何人境界疏山曰左槎
芒繩縛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人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什麼
不說曰个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疏山駭之師如是歷
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
慧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
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
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
遂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
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
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顓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
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
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

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
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紀遠慮
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
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
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 師上堂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
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
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
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麼有云附物明
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
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坐便合知
悉若於遮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
洞了更有什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坐
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

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之
思無有是處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
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即絕於言句去也師曰
夢裏惺惺 問櫓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
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此問不弱 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 問如何是方便
師曰此問甚當 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
汝道曰爲什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 問一華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
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 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
殺人 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
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
來處甚分明曰爲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二月 問如

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

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

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麼即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

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折骨還

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

家見上坐問曰恁麼即大千同一真如性也師曰依希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

問六根俱泯爲什麼理事不明

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即事理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

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

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

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

師有時謂衆

曰只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坐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爲

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今

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

懸隔假饒答話簡辨如懸河只成得个顛倒知見若只貴答
話簡辨有什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坐從前所
學簡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麼心疑不息聞古聖方
便特地不會只爲多虛少實上坐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
看是什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坐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
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管
如水裏月無事珍重 師有偈示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閒心
外無法滿目青山 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

第一會師初開堂日示衆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
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
峯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
處彰珍重師昇堂日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
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

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麼即被縛師曰
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名般若不見般若
亦不名般若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人道若欠一法
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
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諸上坐又僧問乍離凝峯丈
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虧汝什麼處學
云怎麼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露恩師云幸然未
會且莫探頭探頭即不中諸上坐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
安樂珍重 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
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荅學云如何是方
便門師云你荅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云顛倒作麼又僧問
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
云怎麼即昔日靈山今來親覩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

佛一時證明上坐上坐且作麼生人曾若會時不遷無絲豪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坐上坐且非三際淨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 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斂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云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什麼却不知有師云却是你知有學云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云你什麼處見三世諸佛又僧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却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怎麼即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豪參差相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

實相門只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 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坐作麼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坐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 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坐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無

形本寂寥。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怎麼？即隨靜林閒獨自遊。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遮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坐，西去亦是上坐，南去亦是上坐，北去亦是上坐。上坐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坐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坐久立珍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無所住如何？是無爲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

借梯遍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云如何是遍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万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坐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 第八會師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云教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即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云鑿鑿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恁麼即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僧清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恁麼即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云清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是師云阿誰證

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坐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只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傍樣諸上坐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

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如何是二相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師方便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云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心與法界是一是二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

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
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極同實際一
切山河大地森羅万象牆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
久立珍重 第十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
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文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
嗣又云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鑊如金與金色位位皆
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
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个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
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
如常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
什麼得不曾去若一向纖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坐經塵沙
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
蓋為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

欠絲豪不剩絲豪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
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坐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
坐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坐大家究取今法久住世間
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久立珍重 第十一會師上
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
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
於言未有个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
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
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眼暗覩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
賺會佛法不是遮个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
有半句到諸上坐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
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
坐相共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 第十二會師

上堂有僧問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觸髅常
干世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
時復舉一遍又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
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者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
你名勘新學云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
證明師云勘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
境靈蹤觀者皆美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
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磬磬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
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
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即石人木人齊應諾
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
万浪未曾暫住未常暫有未常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
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

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
賺諸上坐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刺不彰無
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豪氣力一時會取好無
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
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
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
二臘六十五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
乃南遊於閩越閒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
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雖
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闔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
到師問曰上坐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到此山
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

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 新到僧問如
何是大梅主師曰闍梨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
台山白沙卓庵 時有朋彥上坐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
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
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
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
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汎學來者皆服膺矣
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
玄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人參等
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
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
再問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
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 師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

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

壞即且置雪峯只今在什麼處

法眼別云只是成是壞

衆皆無對設有

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

通普照禪師

師上堂謂衆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

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

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即委

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

明佛本光瑞如此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

什麼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

來不到東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朵見

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

師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無一微

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自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 僧問纖塵不立爲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 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 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即太守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 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曰在佛迹師曰師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開梨七棒 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坐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兄 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只首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

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任廬山棲賢師上堂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要須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斗數些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坐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麼試說看與上坐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衆曰揔來遮裏立作什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

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
坐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柰何
了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
看却不知且道看却什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爲信
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坐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
體道去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 問百年暗
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 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
師曰上坐是僧 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
居上院署凝密禪師 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衆曰依而
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
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

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也只爲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即有質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 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什麼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 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 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即大眾有賴師曰莫錯會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徙家于宣城才中歲挺然好學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

六觀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真妄緣起本末
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淨慧禪師述
己所業深符經旨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
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懵然無對淨慧
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初任吉州
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
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 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羣
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共稟靈光咸稱妙義
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遮裏喚作開方便門
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
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个無事人也
不可得 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
曰汝試舉崇壽佛法看 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

汝喚什麼作巔山巖崖 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

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
運今日諸上坐與本無異 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
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 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
曰四郎五郎廟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斲麵杖 問如何
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
癡人此是險路 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
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
曰揔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
揔是師又曰諸上坐各在止觀終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
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慧後迴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坐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過來道什麼僧衆晚參師謂衆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 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衆曰報恩遮裏不曾與人簡話今日與諸上坐簡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坐鶻脰長鳧脰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簡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坐莫道血脉不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即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 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 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有師資之分

也師曰叢林見多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
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怎麼即生死無過也
師曰料汝怎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 問如
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怎麼即縱橫法界也師
曰巧道有何難 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汝問我答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個
是上坐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怎麼商量別有商量曰
更作麼生商量師曰汝話墮也 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
喚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
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詣臨川謁淨
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
什麼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惣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

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憊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毛毳徒而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曰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象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子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曾去諸上坐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

古佛叢林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
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
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坐荅了也 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
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
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 問如何是第
二月師曰月 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 問文
殊仗劒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劒師曰眼是 問諸
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荅師曰好箇師僧子曰
怎麼即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 一日大衆
參師指香鑪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空
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
問如何是慧曰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怎麼即親蒙照

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 上堂謂衆曰高山頂上空
蔬飯無可祇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憑助汝發明真心汝
若會得能破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真个不壞便起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 問如何是物不
遷義師曰春夏秋冬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
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即不多哆師曰莫哆哆好 問衆
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
曰遮个是什麼 問明鏡當臺森羅爲什麼不現師曰那裏
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問如何是禪師曰三
界絲絲曰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
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坐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

經感悟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
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
悟禪師 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
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
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
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什
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爲迷
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
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
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問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
不明師曰事故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 問如何是觀
音第一義師曰錯 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
喚什麼作無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

問不問不荅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如何是巖山巖崖裏佛法師曰用巖山巖崖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渌水曰見後如何師曰渌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遮个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佛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既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

院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即不勞他喚也此即且從古人意作麼生還說得麼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豪六道輪迴也不減一絲豪皎皎地現無絲頭翳礙古人道但有纖豪即是塵且如今物象巖然地作麼生消遣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麼會大段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剪爪功夫如今看見大難繼續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坐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或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

傳金三
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

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

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

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麼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

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

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頗梨

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契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

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

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

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

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

鉢可謂行菩薩道之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遮裏舉論具如涅

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且作麼生坐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

傳金三
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 問國王再請
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
恁麼即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 問遠遠投師請
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姓王氏弱齡邁
俗依普救寺果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
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
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衆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
少大底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
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
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
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
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 僧問如

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什麼 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
覓箇什麼不得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
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乾德
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
之署大禪師之號 上堂謂衆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
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坐
莫恁麼懷癭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絲絲
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坐
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麼自
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
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
來 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
麼入曰恁麼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麼處是同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即學人禮拜也
師曰汝作麼生會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衆
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
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王錫以五峯棲玄蘭若開寶二年
八月十七日安坐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本國主思慕遣
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
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坐舉揚了諸上坐
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
珍重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辨才無礙入
淨慧之室海衆歸之歟曰敏叅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
院 上堂未升坐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坐

高廣不才何升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
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升
坐良久曰爲大衆只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
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
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
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什麼事
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麼與汝好僧擬
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妄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
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
徒然曰怎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
也久立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
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坐立倚
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燈子

盡將去且怎麼信受奉行 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
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 問善行
菩薩道不殊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
不殊去師曰殊著什麼處 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
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 問如何是演大
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 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升坐
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
長老只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
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
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
何即不會 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
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 師後

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升坐僧出問次師曰遮僧最先
出爲大衆已了荅國主深恩 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
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 問法眼一燈分照
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
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復嘗問於師
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
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
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
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
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
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只爲
隔闊多時上坐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
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坐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

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風火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沈皎然不論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即其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氏七歲依高安
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
受記於臨川尋於浙右水心寺挂錫宴寂後止越州法華山
續入居塔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
禪師 上堂謂衆曰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
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
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
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
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
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
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
諸人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 問見月忘指時如

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爲月邪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於法眼之室初住撫州曹山崇壽院爲第四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坐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曾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見前諸上坐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脩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即全應此問也師曰不用得

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 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號攝衆 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遮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教立地觀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觀取如今坐地還觀得也無有疑請問 僧門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 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

上堂升坐僧問四衆諦

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 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坐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坐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坐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 僧問淨慧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 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師淳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廣平院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喫什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什麼將供養真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照明禪師披剃尋參淨慧獲預函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淨慧曰任任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師從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任持當第十一世學者尤盛師上堂示衆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坐訪及無可祇延時

寒不用久立却請迴車珍重 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
曰拗折拄杖得也未 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何
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怎麼
即不解參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
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 問如何是百丈
境師曰何似雲居 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
方揔須問過 師又謂衆曰實是無事與上坐各各事佛更
有何疑得到遮裏古人只道十方同共聚箇箇學無爲此是
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
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坐要心空麼但且
識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筭元然無事坐何曾有
人喚設有人喚上坐應他好不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坐若不
應不患聾也三昧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

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老病僧又莫是渠自伐麼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 僧舉人問玄沙曰

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

二分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

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

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師溥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勸遵 上堂謂衆曰皎皎烜赫地

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豪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撈定上坐

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坐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

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障礙如今因什麼却不會特地生

疑去無事不用久立 僧問優曇曇華坊人皆覩般若家風賜

一言師曰不因上坐問不曾舉似人曰怎麼即般若雄峯詎

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

銜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
好 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
汝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即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
麼 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郢人圖腹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真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
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
播于諸方初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 上堂示衆曰諸
上坐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
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坐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 問如何是歸宗
境師曰是汝見什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 問國王
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
何師曰又亂說 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

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即報佛恩
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
麼即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
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
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復遷止報恩道場太平興國
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
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
曰好入處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
乞瓦對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得僧堂門見
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遮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
坐一轉無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

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 又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
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
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 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好 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
合知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欠少 問祖燈重耀
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麼曰恁麼即方便門已開師
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本邑石梯山出
家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州妙果院後住茲院參學頗衆
師上堂衆集良久謂曰文殊深贊居士未審居士受贊也無
若受贊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贊文殊不可虛發言大衆作
麼生會若會真箇納僧 時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贊此
意如何師曰汝問我荅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僧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
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
言歸 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
耳師曰賺殺人 師謂衆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爲明上
坐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坐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
恁麼道還我明上坐來恁麼道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
又爭合除却四字若是又過在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
師又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珍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
謂檀那表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表曰和尚尊年何
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塩喫表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而
坐亡壽七十有八表長史建塔于西山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 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
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任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

乃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爲第二世初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坐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坐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遮箇消息

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 問僧衆雲集請師舉

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 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 問靈山會

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什麼
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什麼處問如何
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
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
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
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為什麼不識師曰汝道
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什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怎麼道即
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
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
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怎麼即虛申一問師
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 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
汝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
今使須究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 師因雪謂衆
曰諸上坐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
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 僧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
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即
去要住即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 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一世

第九世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三人一十三人見錄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

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勳禪師

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杭州奉先法瓌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

杭州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鑑鑒禪師

荊門上泉和尚

廬山大林僧遁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禾禪師

泉州上慧英禪師 方慧英禪師 芝嶺照禪師 廬山歸宗省一禪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廬山歸宗通性大禪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洪州舍利玄闡禪師 潭州石霜奘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江西靈山



和尚
昇州華嚴幽禪師
大寧道邁禪師
龍仁禪師
洪州西山道聳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

機緣語
句不錄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相州天平山從游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廬山寶慶庵道習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河東廣原和尚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安州慧日院明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効院玄應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報効第二世仁義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法騫禪師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第二世黃龍和尚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第十世

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三十一人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温州大寧可弘禪師

蘇州長壽朋彥大師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温州鴈蕩願齊禪師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蟾禪師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

福州嚴峯師木禪師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

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杭州靈隱處先禪師

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婺州大禹

仁壽澤禪師

越州地藏瓊禪師

重曜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師 杭州 龍華 紹興 鑒禪師 登雲 從堅 禪師 新越 州師
越州 象田 默禪師 越州 諸暨 五峯 和尚 越州 何山
觀音 朗禪師 越州 大禹 自廣 禪師 尚
道教 禪師 越州 瑞光 清表 禪師 已
逸禪師 十九人 無機 綠語 句不 錄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 常州 齊雲 慧禪師

洪州 觀音 真禪師 洪州 龍沙 茂禪師 洪州 雙嶺 祥禪師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杭州千光王瓌省禪師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杭州靈隱清峯禪師法嗣九人 見錄

杭州功目院道慈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霽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

杭州國泰德文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慈行三導師法嗣二人見錄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饒州北禪清皎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廬山棲賢慧隱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

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

杭州普明寺希辯禪師法嗣

高麗國慧洪禪師已上越

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

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

師勘僧云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

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云現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

師侍立次見淨慧問一僧云自離此閒什麼處去來曰入嶺

來淨慧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言下大悟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印心遂開法住持 僧問如何是興福主師曰閤梨不識曰莫只遮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可失 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 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 師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 上堂謂衆曰盡今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派有疑請問 有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閑言語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撫州覆船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 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環 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眾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師曰人王見在 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丘請開堂師升坐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 僧問曰令公親降大眾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 問師常苦口爲什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梨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使斷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三 僧問遠離天台境

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

昔時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 師謂衆

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

感具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

問國王嘉如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

意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

道 問諸佛出世放百寶光明師登寶坐有何祥瑞師曰可

驗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也是虛言

高麗靈鑒禪師 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

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

荆門上泉和尚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

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

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
蜚蜚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通禪師 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和尚

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

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

歸宗柔列
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 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

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

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

第十三
世住

師初上堂升坐維那曰槌

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

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爲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坐共相

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 僧問諸

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

大衆前寢語作麼 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
言之事師曰大衆證明 問香煙起處師登坐未審宗乘事
若何師曰教乘也恁麼會 問優曇華圻人皆覩達本無心
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即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
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 問昔日余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
是二師曰謝汝證明 問智藏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
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藏 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
荅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師又曰一問一荅也無了期
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个
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
既到遮裏且說个什麼即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便道
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
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

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何以故
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久立珍重 僧問
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
謾道 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 問未達其源
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 問久
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
界來與汝出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 問如
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
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 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
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 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
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黃氏初出家於臨安朗
瞻院落髮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順德大師
尋往江表問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
師開法 師上堂示衆曰諸上坐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
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麼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
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

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 問久負勿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
話墮也珍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燈明佛本光
瑞如是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特地申問是什麼意
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闍梨今日離什麼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禮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
清涼得法 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云佛身充滿
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見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個不
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偈曰刹刹現
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第三世在

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

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

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

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廖氏始娠頓惡
葷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菩提院出家納戒諱漳州參逸
和尚得旨刺史陳洪銛請開堂住持隆壽第三世住上堂謂衆曰

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
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 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
師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何却覓
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
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 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
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 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
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僧問叢林浩浩法鼓喧喧向上宗
乘如何舉唱師曰他無个消息爭肯應當曰今日宗乘已蒙
師指示未審法嗣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
一樣輝 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
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 問如何是大
陽家風師曰滿鉢傾不出大地勿饑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
何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然不挂三秋月一句
當陽豈在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

傳燈錄卷二十一
人不會時如何師曰陝府鐵牛人皆嚮卞和得玉至今傳
問如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山
上水橫流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花師曰出
戶烏雞頭戴雪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曰杲日當天後烏
雞出戶飛

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姓王氏總角之
歲歸心佛乘旣冠不如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才
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
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
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
不繒纈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

九旬習定有烏類尺鷃巢于衣榻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

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

受記初任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

咸平元年賜額曰資聖寺

師上堂曰

雪竇遮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

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

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

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任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

喜勿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

紅塵

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

个什麼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

問承教有言一切諸佛

及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問如何是大圓境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

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

八倒曰恁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 問皎
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
來亦不虛設 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
恁麼即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
受業初參婺州金鱗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于
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即使錢仁奉
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 僧問如何
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 問如何是絕絲豪底法師曰山河
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 問如何是
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
言歟 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
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

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
香絜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
達性相嘗夢升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
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彌勒
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
遊方抵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
因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
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弥汝知之乎曰師有何
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常傾
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
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
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吳越國王
嚮其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院玄侶

軸湊 師上堂曰諸上坐捨一知識而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坐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坐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 僧問叢林舉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即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 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个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 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坐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即普門第一世 師上

堂曰古德爲法行脚實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尚三迴到投子
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个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
才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拍掌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
同等閑況此事悟亦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
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爲汝分說時
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
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
普門家風師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
且問家風了休師開寶四年固辭國主稱年老願依林泉願
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
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
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

第三
世住

師上堂曰數夜與

諸上坐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坐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 僧問學人怎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辨明達禪師紹安

第四世住

師上堂曰一

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上坐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

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怎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 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而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坐參取久立珍重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怎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候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付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時吳越忠懿王嚮德命闡法住持署于師名玄徒臻萃 上堂示衆曰

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
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 僧問洪鍾
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鍾韻絕大衆臨
筵 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
曰千聖是弟 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 師後
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
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之譚宗乘事作麼
生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
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
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
越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
會屬路歧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

悟本心乃辭出山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
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 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
集與諸上坐證明諸上坐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下度
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
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 僧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
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
汝却靈利 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恁麼即親
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
過遮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汝問西來意
且過遮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影豁然明不似蚰
蜒急 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衆爲別時有僧問
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
師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即信受奉行不忘斯言也

師曰佛法不是遮个道理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四十四既
闍維而舌不壞柔炙如紅蓮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師以華
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偏行
天下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
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

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
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
是方便 問國王三請來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
師曰一聲鼙鼓萬戶齊窺曰怎麼即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
師曰莫亂道 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
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忠

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
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圓通妙覺禪師 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

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

來 師有頌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

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

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

師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訖垂誠衆安

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全身不散容

儀儼若黧髮仍長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紹巖

禪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後參天台

國師發明玄奧乃任鴈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關
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衆中訪求名行三
百人同入新寺 師上堂有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
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
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
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
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任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復
召入居普門寺

即第二世

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

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
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
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
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 時有僧問如何是

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即闍梨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塶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卅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

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怎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荅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荅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个不用別追攀

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坐自會即得古

人意旨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坐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水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朗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歸寂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才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即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三年以山門大衆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淳化初示滅歸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育禪師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育天台曰肯个什麼師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

傳燈錄卷之三
廿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
法嗣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

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
欲更指歸誰師曰只爲上坐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
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温州白鹿人也姓鄧氏幼
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
初任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任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

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未

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 問如何是般

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
刹盡毗盧 問日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

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 師一日坐妙善臺受的意師曰若到
有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
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即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
之師淳化元年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州靈光寺淨土院
歸寂預告門人致書辭同道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 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
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即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
法師乃頌曰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
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菴璉禪師 僧問結束囊裝裝請師分付師曰莫
諱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州
保安院示滅

福州嚴峯師水禪師 初開堂升坐時有極樂和尚問曰大

衆願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
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
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
隔於豪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 問靈山一會迦葉親
聞今日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 問如何是文
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華嚴境界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 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
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坐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
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 僧問險惡道

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千氏少投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永明翼贊本師海衆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

尋改名六和寺後太宗皇帝賜號開化

延請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

僧問如

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闇梨照燭

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

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即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迴師曰且喜勿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
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
有法嗣弟子蘊仁侍坐師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
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師說偈付
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
門人與本寺瑜闍梨輒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卧四衆哀慟
師乃再起升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
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
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
又如何舉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餅注水古德尚
云猶如夢事寢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理便恁麼道
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

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个个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个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 僧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謂衆曰龍華遮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 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侶咸湊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 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什麼作心念 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

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捲頤靜坐神不勞鳥窠
無端拈布毛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別
錄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鄭氏幼歲於本州
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清寺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師初
遇國師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後
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
中似物礙膺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讎不
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答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
動頌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
曉祖師真實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頌曰若是見色便見心
人來問著方難答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納三明白
己頌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

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適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
卧具不衣繭絲郊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徒衆朝夕懇至踰
三十載其志彌厲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
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
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拵然地還會麼告示麼若會不妨
靈利無事莫立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
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坐若道佛身充滿於
法界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修羅界人界畜生界餓
鬼地獄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
三說爲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怎麼道怎麼道既成二三又作
麼生說是充滿法界底佛身向遮裏爲你等亂道還得麼於
遮个說話若也廌得不妨省心力若也廌不得你等且道不
歷僧祇獲法身是个甚人彼此出俗勞倦不妨且退師有

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拈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拈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个實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个甚人參个什麼說到遮裏須自有个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

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个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

又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

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
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个什麼莫道別
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又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
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遮个言語不妨
狐疑不妨驚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
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遮个言語南泉遷化
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
南泉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
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
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叫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
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什

麼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旣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作驢虧南泉甚處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揔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遮个答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

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歸下處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

事東事西事了黃昏唱禮黃氏唱禮了僧堂前喝參僧堂前喝參了主事處喝參主事處喝參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喝珍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等運爲且作麼生說个勿轉動相底道理且作麼生說个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重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个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那時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

如是等時是个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

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个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燙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什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遮个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戩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師忽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如晝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謂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

央事作麼生如畫荅云也只是如畫師云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師嘗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祕閣如畫特賜紫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一人衆

多亦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問圓音普

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

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

幾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

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環省禪師温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
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
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
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聞國城
永明法席隆盛專申參問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以忠
懿王所遺納衣授之表信物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年衢州
刺史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苑太宗皇帝改賜寶雲寺額請師
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曰諸上坐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
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坐今日上坐莫道舉亦了說
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申七月示疾不求醫
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
晡時集衆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

絲髮日用者如何師曰不知 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蟇
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怎麼即無罪過師
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
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 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
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
此施爲全真智用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
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
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前杭州靈隱寺清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 問師登寶坐大眾咸臻請師
舉揚宗教師曰大眾證明上坐曰怎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
也須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清院受業
自靈隱發明衆請出世 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
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坐參請無事久立 僧問羅
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
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
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
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誰人
不見 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
曰汝却靈利 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
靈鷲巖前月輪皎皎

衢州澁寧可先禪師 僧問如何是澁寧家風師曰謝指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

便師曰適來豈不是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

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勿交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

初開堂升坐有二僧一時禮

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坐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

師出家遂受心印

師上堂曰巍巍實相畱塞虛空金剛之

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實相之體本非青黃

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

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畱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怎麼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

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保保地曰怎麼即不密也師曰

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
闍梨借問曰借問即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

第九世住

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僑

陳如上坐爲諸上坐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
歸堂參取 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只如山僧適來教上坐參
取聖僧聖僧還道个什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 問如何是
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
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前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師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
丈山明照禪師得度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
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

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歛目初住筠州東禪院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 問荊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畚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 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盛行諸方此不繁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聲鍾集衆維那白云衆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

廚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八十二處見遮裏若見便可
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環開
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才散師歸
西挾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 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
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洋瀾左裏無風浪起 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
有什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
於撫州明水院受具游方緣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
山之余峯淳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
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 初上堂未升坐謂衆曰天人得道

此爲證怎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升坐僧問郡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坐問到窮劫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爲上坐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坐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坐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坐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个奇特方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僧舉南泉云銅鑊是境鑊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便拈鑊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師接武歸宗十有四

載常聚五百餘衆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衆安然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

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

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

第六世住

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

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

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

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

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僧問

如何是雲蓋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即石人點頭露

柱拍手師曰一餅淨水一鑪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眾師常節段食隨眾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于本山

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住持節使錢仁奉禮重請揚真要有百法坐主問令公請命四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即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眾就本院創別室宴

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探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官

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爲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時煩編于別卷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及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煖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閭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

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鐘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敕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

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

達磨

時謂嵩

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堪率宮衣鉢見

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曰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衆遂呵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晬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閒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晬告白晬投大樂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晬燒手御路昌

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謂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檣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

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
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
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爲
衆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爲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
露雨流澍普無邊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
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其語爲我補
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
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覓
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欬然枯悴陳
大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
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
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鍾來鎮于
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

勿棺斂但壘壁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悲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

聞禪師始因背手探藏得中觀論發明禪

學此論即西天第十四祖龍
樹大士所造遂遙稟龍樹

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

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
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
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
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
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
倦機感寔繁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
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中
領徒南邁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
險而至填聚山林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
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具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
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今
畱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

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
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
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其他隨叩而應
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
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
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
頓發諸法見前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
日得悟顗即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如下章出焉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

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
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
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
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
慰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

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
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
有答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
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邪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
香滿室頂暖身炙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
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
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
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鄰里幼有
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
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
悅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

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縮出家
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
謂曰昔靈鷲鳥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
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發唯自
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吾莫識此乃法華三昧
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
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元年禮辭
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
未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龍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
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曠昔
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
所其夜聞空中鍾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集
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

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隨煬帝請師受
菩薩戒師爲帝立法名號掇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
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敎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
門示真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
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敎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
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
淤泥而體常靜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
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
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
種單三複三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
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
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
故然後判敎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揔判爲五時八敎五時

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機說阿含時

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

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

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主通生

別量圓也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治該三卅如來

所演罄殫其致廣如正三接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

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慎俗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

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

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

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

而不中空假亦尔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

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得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

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

大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數直爲上根智俾忘忘意故與

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

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

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蟻螟同稟妙性

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

而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

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忘想心故

證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聞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教

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四相似即佛

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

自殞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去云思

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列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

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融會五分真即佛者三

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

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真因分位雖殊六究竟即

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

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不二名究竟覺云始本

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濫

通具法報化三身為正三合顯無遺偏云對文終乃至十種三法

德乘身一皆三寶隨居四土為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

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土也自地受用土報佛自三方便

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其實則非身非土無

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

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

師之法編施有情隨根得益云云門人灌頂曰記萬言而

編結之樞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義觀

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千餘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隨開

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

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

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

欲建寺於石橋禪寂見三神人阜憤絳衣從一老僧謂師曰

若欲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力施主與師造寺

成國卿清且號為國清言說不見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方應前詔師二十一日到

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

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

領眾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

大禪師昔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

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

海遣使送弟子智瑛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

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刺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

國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

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

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

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其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殑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閒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任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嚴慧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

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皇朝太平興國中

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號州閬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土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鄰里驚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僧蒙頊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頊卒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風氤舉體柔爽制贈司

徒號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定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荅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麈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趙州代豐干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間丘公廟諱下字出牧丹

丘將議巾車勿事請疾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間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間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

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
聞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
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聞無人
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間立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
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春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
厨尋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巖以
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
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
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
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
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
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

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邪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我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具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間見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今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

登坐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檐陳如上坐塑形前呼曰小果
聲聞僧驅之靈熠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今厨內滌器常
曰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
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个什麼在何處
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槌胸云蒼天蒼
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
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所有
拾得以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
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
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
士隱石而遊
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合略錄
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臞

切股切罪

蹙額幡腹出語無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

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鄠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菹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隼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遮裏作什麼師曰等个人曰來也來也別歸宗錄和尚來師曰汝不是遮个人曰如何是遮个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个心

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
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
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
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凡非聖復若乎不彊分別
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
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
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
盤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
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
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

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

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

而住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

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

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

玄覺微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

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怎麼會還得已否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教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

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厭足王入大寂定王教

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居

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何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剎賓國王秉劔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蒞空否師曰已得

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

師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

王臂自墮玄覺微云且道斬著斬玄覺又云玄沙云大小師子

人作主不要人作主玄沙云要人作主玄沙云大小師子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什麼被

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代云鎖代云法眼代云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

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个是遷不遷無對

法眼代拈掌三下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樂普曰肇公

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是肇公

語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庵

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个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个無縫塔就庵主借取樣山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

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只爲開半藏覺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誌公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

職云是道是山

職語山下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

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

迦葉起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

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怎麼空過一夏不

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聞梨莫誓暗

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怎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

麼道鄰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污却玄覺微語不

情語若不肯懺悔何什麼道鼠糞污

僧聲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

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个

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

李朝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

身寂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

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

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大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什麼假船無對

天台智國師代云不飲鸞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

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杭州為什麼不却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邪大章如庵主對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

麼處放歸宗放處

南泉和尚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

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無對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

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已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

法眼

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入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

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代云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

有遮个也無僧無對

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齧鐵意如何仰山曰齧鐵僧擬開口仰

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

南泉代側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

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

鴻山云仁者却不仁

者不仁者却仁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坐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

得到來

歸宗彙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釋代

云此迴歸去
敢請流通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既是沙門爲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問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

適來道什麼

謝宗柔別云
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揔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盞子三

个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
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邪你邪名什麼無對法燈代云

祖禪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

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

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真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

真友不待請法眼代云請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

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

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

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

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

而起

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

火不知真个道場

玄覺微云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跡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

麼便迴來

院主無對

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

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監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

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

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

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

洞山代云彼他覓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麼答云

不會

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

示師亦打

雲門代云只疑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闍王途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

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問和尚不得到遮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荅話

玄沙云何曾密歸

宗柔別老宿云你亦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

舉坐主是能法坐是所作麼生說兼舉

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个法坐歸宗柔別云

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雲五

曰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意見吾與烹茶兩碗且道貴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坐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坐

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才

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

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

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

不肯

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鄆教化以何爲眼九峯曰日月

不曾亂

法眼別云侍者眼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

得

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事人欲行拳始

得

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聞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

體

取古人意好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鼓

山曰拽出遮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

聞去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遮僧若不肯鼓山拄杖賞伊過

伊具瞻底上
坐試商量看

有庵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

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个什麼歸宗柔別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曰咬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

有坐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

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

他即得某甲才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吐

鷄子赴鷄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

影中常安常樂鷄子見佛爲什麼却顫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

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證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竟今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甚云玄覺代云是你

食不得法證別云却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挽沙與上坐又

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顯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

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為什

麼不起法顯代云未足禱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

千里外逢人莫舉法顯代云任麼即不去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坐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顯

代云世道禮拜是什麼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才起大地全收還見禪林麼圓通曰喚

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牀諫禪齊云此云導宿

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

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諫禪齊云上坐道是鳩子聲便成

得麼上坐且道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

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

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个什麼不塞

你耳聞个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

上坐如今還得麼若不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眼代云汝

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有金鎖難五雲代云尺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

師麼

歸宗柔代云
大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

那裏

法燈代云汝
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

如明皇

法燈代云
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

窺語住也未僧無對

五雲代云
興猶未已

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

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

五雲曰什麼處
是勘破雲門處

要人會麼法眼亦

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

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

僧無對

師自代云
被眼礙

[illegible]

